

# 崔凯文集·影视作品卷

崔凯 著

沈阳出版社

## 话说崔凯（代序）

巴 文

凡是作者出书，都请名人作序，借助名家生花妙笔，为自己的著作增光添彩。先生崔凯出作品集，却约糟糠之妻来写序，实乃别出新裁，自找贻笑大方。

写序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和文艺无关。本人做过记者，编辑过出版物，组织过全省法学研究活动，又从事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工作近十载，没有资格评价文艺作品。可是崔凯说，序言的作用无非两种：一是引领读者欣赏作品；二是介绍作者，让读者了解作品之外的作家本人，诸如人品、习惯、爱好、追求等等。要这么说倒好办，说崔凯我比别人知道得更确切，反正为《崔凯文集》作序的其他几位都是名流，我只负责向读者诸君介绍真实的崔凯其人，不涉及学术，也不刻意褒贬，如实报道而已。

崔凯生在农村，长在中医世家，中学没毕业赶上“文革”，还乡务农三年，估计也就是个“二八月庄稼人”，据说还“荣升”过生产队长。1971年他二十岁，铁岭地区成立文工团，崔凯因为组织过农村文艺宣传队，写过“忆苦思甜”内容的《一个高粱穗》之类的作品，被抽调到地区文工团创作组，先后担任创作组长、艺委会副主任、曲艺团副团长、地区剧目室副主任等职。1984年考上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文学系就读。

我和崔凯相识在1975年。当时我在《铁岭日报》社当记者，下乡采访巧遇崔凯在农村体验生活。当时，两人擦肩而过，彼此寒暄几句，没有太深印象。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两个单位领导共同关心大龄青年婚姻问题时，撮合我们俩走到一起，柴米油盐地过了三十多年。别人评价他时，常提到他那些家喻户晓的作品，或是那些“优秀专家”“国务院特贴”“名誉教授”，以及各种学会、协会副主席等荣誉，而在我眼里，他始终是个朴实、善良、勤奋、有责任感，同时，烟灰到处乱点，桌上、床头、厕所永远都放着各种书报杂志的普通男人。直到近年，我周围的许多人不断问道他是怎样成才的，我才认真琢磨这个事儿。说实话，我真说不清干他这一行能不能靠包装、炒作成名？有没有捷径可走？但是，我知道，崔凯几十年来可是一直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学习、探索和实践，没有半点偷懒和投机。他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与他的成就是对等的。

提起崔凯，人们很自然地把他和小品联系在一起。当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艺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文艺评论时，当他的《关于文艺批评的批评》在《光明日报》内参上刊载，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和批示时，有些人大惑不解了：“一个写小品的家伙，什么时候又研究理论了？”其实，不是什么时候，而是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崔凯从未放松过理论学习。当年在铁岭工作时，文艺界的“五七战士”孙芋、赵桂荣、马力、刘岚、安英等老师，都喜欢他爱学习的劲儿，冒着风险偷偷借书给他读。为此，工宣队给他扣上个“抱着十七年文艺黑线大腿不放”的帽子。为了少惹麻烦，他就在夜里点上蜡烛看书、记笔记。一次，文工团的领导见他秉烛“写作”，批评电工：“怎么搞的？创作组的电灯坏了为什么不及时修？怎么能让崔凯同志点着蜡烛创作？”那些年，在烛光里，他通读了《莎士比亚全集》、《莫里哀全集》，易卜生、契科夫作品选及“关、王、白、马”元杂剧等大量中外名家的作品，同时，还细读了《文心雕龙》、《古文观止》、《李笠翁曲话》，浏览了亚里士多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部分理论著作，饶有兴趣地背诵唐诗、宋词、元曲。一本《唐诗宋词精选》常年放在枕边，成为催眠书。三十多年，枕边的书常换，习惯永远没变，久之，成了“毛病”，外出开会未及带可读物，把宾馆的“服务指南”当成催眠书来看的事也时有发生。崔凯常对他的学生说：“要成一代经纶手，须读万卷要紧书。”所以，他喜欢读书，不是装模作样，而是如饥似渴。他读书很杂，除了文学艺术作品，文艺理论、哲学、美学要看，佛经、圣经、道德经，杂家海派都涉猎。他认为“上至绸缎，下至姜蒜，没有和作家无关的知识”。当然，崔凯肯定不算穷经皓首的饱学之士，只是他懂得学以致用。他说，好作家不是手艺人，更不是熟练工种。好作家一定是思想家，也应该是批评家。因此，他瞧不起在艺术界混水摸鱼的假行家。在省文联工作二十余载，他对

戏剧、美术、音乐、电视、电影等艺术门类都略知一二，他也经常勉励文联的年轻同志要努力学习：“成不了专家，也要当行家。”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艺术美学，崔凯十分下工夫。他笃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够指导他的艺术实践，产生的艺术成果，能够为时代和人民大众所接受。虽然他很珍惜时间，但是，省委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他从来都积极参加。他不为“认识几个人儿，学几句词儿，养养神儿”而去，每次进党校都是脚踏实地、充满激情地认真学习新理论，在不断汲取政治营养中，为艺术实践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他职称、待遇都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又自费参加沈阳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班学习，任课老师都认为他没有必要学了，可是，他照样认真地再读现代经典作品，撰写论文，从中汲取文学营养。

崔凯始终说自己是“业余作者”。想来也是。从他担任铁岭地区曲艺团副团长，一直到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曲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常委、科教文卫体副主任和五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等社会职务，三十多年来，始终忙忙碌碌，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花在日常事务和组织活动上了，写作品基本是在晚上和公休日。省文联大多数同志都知道，崔凯的日历上没有星期天，周六周日都在办公室搞创作。饿了，泡碗方便面；困了，躺在沙发上睡一会。他的几百篇作品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我常劝他，小品、评论、调研报告大多是应景工作，没必要这么拼命，他调侃道：“我就是那种把睡衣当龙袍穿的人。在其位谋其政，既要干好该干的工作，也不想放弃喜欢的事业。”他把创作当事业经营，总认为自己有责任：对二人转有责任，对喜剧小品有责任，对辽宁地域文化建设有责任，对赵本山、巩汉林、潘长江、范伟、黄晓娟等多年合作的兄弟姐妹能不能上“春晚”有责任，所以，他把自己搞得“压力山大”。一年到头，除了和朋友钓几回鱼，其他爱好一律搁浅，几十年如一日。他边工作边创作，还要抽出大量时间参加各种艺术活动，参与大型晚会策划，辅导业余作者，帮助学生修改作品，经常累得晕头转向。要是创作进入紧张阶段，他便灰头土脸没了形象。至于穿错鞋、忘带钥匙、弄不准自己家住在几楼，都属正常现象。

他写作品从来不走近道儿，也很少借鉴和改编其他文学作品。他说，作家分两种，一种是熟练型，掌握了某种形式，驾轻就熟，不断重复；一种是创新型，永不满足，刻意求新，不断向荒芜的地带迈进。我以为，崔凯属于后一种。

纵观崔凯的创作道路，不难看出，他在二人转改革创新方面做出很大努力；在喜剧小品的创作上，更是不断地艰难前行。而音乐小品、歌舞小品、戏曲小品，都率先从他这里突破，并取得艺术界的认可；在音乐电视剧、二人转电影、民族音乐剧、大型秧歌剧等方面，他也在不断地尝试。他坚信，“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模仿和依傍不是真正的创作。”当然，崔凯的作品并非都是佳作，但至少在某些艺术样式上属于首创，在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上，进行了有益探索，有的作品还填补了某些样式的空白。

最近，在帮助崔凯整理作品时，面对百余万字、几百篇各类作品，我感慨万分。虽然不能用“一把辛酸泪，字字都带血”来形容，也很难用一句“辛苦”了结。

崔凯主攻喜剧创作，积累了不少笑话，我听笑话从来过耳不留，有一则却始终不忘：某青年患气血两亏之症，访名医诊治，开出方子：“找一好秀才，写得好文章，用火烧成灰，以黄酒引服。”回去试用，果然奏效。康复后拜谢名医，问其所然？答曰：“好文章都是好秀才用心血著成，当然可以补你所亏！”我常想，崔凯蒸膏煮血创作的诸多作品，虽说未必能补气补血，但只要能给观众带来一些欢笑和愉悦，也算没枉费他几十年的心血！

常言道：“文如其人。”但是，崔凯与他的作品却是例外。他的喜剧作品，大多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缺点、弱点和可笑行为，他刻画的众多喜剧形象，与他的做人准则恰恰相悖。

“文革”时期停课闹革命，崔凯跟父亲学中医，通读了《中医学概论》、《药性赋》、《脉学》等一些医书。中医理论与道学、易经一脉相承，讲究阴阳五行、标本兼治和万物相生相克的自然规律，这些哲学思想，影响到他始终坚守以善为本，以德为根，顺其自然，修身立业的做人准则。他总是怀着美好的愿望观察和对待生活。他的笔下，很少看到血腥、暴力、奸诈和绝望的描写，即使讽刺，也避免过多伤害，而是竭力让人们在笑声中感受到美好与崇高。特别是在他的影视剧、大型舞台剧作品中，总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平和的美感。

生活中，崔凯为人处事比较随和，但是，对待艺术追求和文化理念，却非常较真，甚至有些固执己见，有时还会不分场合地发表意见，且不计后果。这种个性，致使他一度仕途不顺。在铁岭工作期间，他替文艺界老同志张目，惹怒工宣队、军宣队，被戴上“政治觉悟不高”的帽子。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创作成果突出，先后被评为地区劳动模范、省先进工作者，当选省政协委员，直到上大学之前，才在地委领导的直接过问下，解决了入党问题。

大学毕业后到省文联工作，各级组织都很器重他，1986年到曲协任职，1989年就担任了省文联书记处书记。在受命清理整顿公司、处理多起下属单位涉诉案件过程中，他坚持原则，执行组织决定，维护了单位利益，同时也让领导和同志们认识到他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可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对个别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不留情面地提出批评，致使在省文联换届时，呼声最高的他却因为个别人作梗而没被提名副主席候选人。对此，他并不接受教训，依然故我。在省政协会议上，他公开批评省政府对文化建设投入不足，不够重视人才培养，致使辽宁文艺人才外流；在文化艺术界，他坚持文艺要大众化、反对贵族化；在接受媒体采访，包括在央视和凤凰卫视接受访谈，他都态度鲜明地为二人转、喜剧小品张目，支持赵本山等大众喜欢的艺术家。我提醒他，没必要锋芒毕露地坚持有争议的东西，他却说：“艺术家要讲真话，文艺界的领导更要实事求是。真是美和善的基础，连真话都不敢讲，还算什么党员领导干部？！”

崔凯的个性源于他的平民化情结。许是因为生在农村，了解百姓的喜怒哀乐；许是因为从参加工作就不断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精神十分契合他的平民化情结。他观察生活、写作品，从来都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坚持从生活出发，写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笃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是艺术家的母亲”，时刻保持与老百姓的情感息息相通。一有机会下乡，他定要和农民聊聊收成、收入，听听他们的家长里短。没有机会下乡，去胡同里的小市场，也要和菜农唠唠年景丰欠、孩子念书、村里换届那些琐事。我家附近小市场里的不少菜农都和他混得挺熟，有人知道他是写小品的作家，却没人知道他是厅级干部。

崔凯不大做官，做人却挺实在。他为人真诚，交友持久，在艺术圈里有许多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好友；在大学和党校同学中，也有一批不离不弃的知己；在企业 and 农村，更有众多铁杆粉丝。就是在日本、韩国、匈牙利、比利时等国文化界，也有一批十分要好的朋友。几年前为铁岭策划国际民间艺术节，他致函外国朋友，希望得到支持，老外竟自费组织了四个演出团到铁岭助阵。二十多年来，他先后二十多次组织辽宁京剧、评剧、二人转、芭蕾舞、歌舞、杂技、美术等代表团，赴日本、韩国、匈牙利、摩纳哥、比利时、阿尔及利亚等国，参加国际艺术节和文化交流活动，共获得八次团体金奖、二十多个单项奖，他自己也获得了日本富山县荣誉大使称号。亚太演剧联盟、富山艺术文化协会、韩国马山艺术总会、比利时演剧协会等社团，还为他颁发了“国际友好文化交流突出贡献奖”。

崔凯朋友很多，但他交友既有原则，又有标准。他曾反复向学生宣传自己的交友原则：“为子不孝不交，为友不义不交，为官不忠不交，为情不专不交。”这几条也是他选择入门弟子的基本标准。他的几位得意门生于清浦、郭春兴、徐正超等，都是为人正派、做事认真的优秀青年。

说起崔凯的为人，三十几年的朝夕相处，还真挑不出他太大的毛病，尤其是他的孝顺让我十分敬佩。当年，我与他处朋友，正是他家境窘迫之时。要不要嫁给这个穷小伙，我一时犹豫。崔凯坦诚相对，实话实说：“老父年逾古稀，身体很差，特别想看看老儿子的对象。”于是，那年春节，我跟他去了农村。尽管有心理准备，眼前的情景还是出乎预料。曾经的殷实已经一去不返，二老年迈，老父卧病在床……我真想不出，这个年怎么过。可是，崔凯一到家，立刻给这个困窘的小屋带来了欢乐。他忙前忙后，打扫卫生、张贴春联、准备年夜饭……此刻，曾经悬壶济世、走南闯北练得一手好厨艺的父亲，见自己不能亲自下厨，很是焦急。崔凯真孝顺，认真请示老爸：“年夜饭做什么？”老爸说：“扇锅子吧！”还没等我想明白拿什么“扇锅子”时，只见崔凯找出一把老锯，爬上屋后老梨树，锯下几个干巴枝点着了，烧到六七分熟，用大铁盆扣上，现场焖碳，一边干活还一边哼着小曲儿。三个小时后，热气腾腾的火锅和芝麻花生糖酥饼端上了饭桌。事后我问：“这么麻烦，何必做火锅？”他说：“让老爸老妈高兴！子以顺为孝，父母顺心了，就能多活几年。”正是这件小事，促使我下决心嫁给他。我想，这样一个孝顺、勤快、不怕困难的男人肯定可靠。后来的生活实践证明，我的决定没有错。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岁

月里，确实遇到过许多困难，崔凯都能宽容、乐观地面对，对所有人都能够以善相对，充满爱心。对来自基层的业余作者上门求教，他毫无保留，具体指点；对个别生活有困难的，还请吃饭、拿路费；也有专业作者创作棘手时找到他，他亲自修改甚至重新改写。作品成功上演了，只字未提他的帮助，他也一声不吭，一笑置之。

知儿莫若母。活到 93 岁的婆婆曾经叮嘱我：“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崔凯心眼好，人善良，你要多替他拿主意。亲戚朋友，该帮的要帮，不该帮的不能乱帮……”尽管有婆婆的“尚方宝剑”，可是，在这方面，我却很难替他当家，他为自己花钱很是抠门儿，可扶贫帮困他从不吝啬。

崔凯最明显的缺点是不会谦虚，不会拒绝，不懂韬光养晦。有人说他“对待工作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表现得很傻，很勇敢。在省曲协工作十三年，他多次组织大型活动，都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电视台的同志都奇怪，多次和省曲协联合主办大型活动，怎么台前幕后就崔凯和金芳俩人忙活？到省文联领导岗位以后，组织文艺家赴朝阳、阜新等地慰问演出，组织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文联成立六十周年大型电视晚会，还是他打头阵。一次，他得了丹毒住进医院，左腿肿得老粗，高烧没退就拄着拐杖到演播厅组织彩排。辽台领导被感动了，指示相关部门总监都到现场“配合崔主席工作”。由于他想干事、能干事，也干成很多事，一些媒体和中国文联、公安部影视中心都来商调过，因为相关领导的一再挽留，他没有离开辽宁，在省文联一干就是二十六年。我说他傻，是愚忠，他说：“随遇、随缘就是道，在哪儿都是干党的事业，只要肯于付出，都会有所收获。”

说了以上这些话，没有要为崔凯树碑立传的意思。况且，各级组织已经给了他不少的荣誉，没必要再由老婆为他包装了。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崔凯，客观地介绍他的路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本人已在前面郑重声明，外行之人说不出内行话。如果哪位朋友不小心看到这篇“絮言”，切勿见笑，请各位还是看崔凯先生的作品吧，优劣高下任君评说，与我无关了！

2011 年 2 月于沈阳

（巴文现任辽宁省司法厅原政治部主任、国家一级警监——编者注。）

# 目 录

话说崔凯（代序） .....	1
明天我爱你.....	1
贵妃还乡.....	26
五女山下.....	58
山葡萄熟了的时候.....	87
假戏真情.....	114
还我真爱.....	137
开业大吉.....	162
贵客临门.....	177
南岗北岗.....	192
感受阳光.....	207
寻找刘力.....	224
幸福社区.....	238
绿色的旋律.....	245

# 明天我爱你

（电影文学剧本——喜剧故事片）

片头：村外（日）

仲夏时节，风和日丽。

顺着公路流淌着一条小河。一只鸭子、一只鹅很不般配地并驾畅游。

乡村公路上，一匹马驹和一头牛犊毫无道理地赛跑。

一辆农用汽车，车轮飞转。

离公路不远处一片麦田，金光灿灿、麦浪连天，一群割麦子的姑娘利用休息时间正在地里排练丰收舞，她们转起了金色的手绢好似麦浪滚滚。

农用汽车，车轮飞转。

姑娘们甩出手绢，手绢画作一群鸽子在姑娘们头顶盘旋，然后定格为片名——明天我爱你。但是第一次生成，其中爱字缺了一点，一直找不到位置的白鸽围绕片名飞了一圈，最后落在“爱”字上，补上了那一点。

农用车上，河东村年轻的村委会主任郝三多得意洋洋地

驾车飞奔，车窗前放着一本烫金红字的大专毕业证书。在这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中，郝三多兴奋地唱着歌：

《明天我爱你》

（一）姑娘，姑娘像条河，  
她的笑容好似那水面上的波。

一层层浪花一片片情  
美丽的故事迷人的歌。

我问小河哪里去呀？

她从未明白告诉我，让我费揣摸。

（二）姑娘，姑娘听我说，

小伙子生来我脾气倔，

田不泡好不插秧，

桥没架成不过河，

明天再说我爱你，

牵着你的手同唱一支歌，走进新生活。

1. 养鱼池边。（日）

郝三多跳下车，拿出一个单筒望远镜，在收麦的姑娘中寻找着什么。

郝三多失望地摇摇头，转过身来向着河西村调焦。

2. 公路上。（日）

姑娘郑小玉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驶来，车上驮着彩服、戏装等东西。

3. 养鱼池边。（日）

郝三多的望远镜里出现了一位骑驴的老汉，随着镜头的调整，河西村老村长——老正确的面孔不断逼近。

郝三多下意识地后退，不小心跌入了养鱼池内。

郝三多在水中边挣扎边呼叫：“救命啊……救……”他站起身，池水仅有半米左右。

郝三多自嘲地笑了笑，刚要上岸，感觉裤子里有东西在跳动，他伸手去抓，抓出来的是一条鲤鱼。

二乐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带着两个小伙伴出现在公路边。

二乐子：“不好，有人偷鱼！”

男孩甲：“抓住他！”

二乐子：“看我的！”他迅速调整好手中的钓鱼海竿：“我打他一脸爆炸钩！”

二乐子运足了气，瞄准了正在池中观察鱼的郝三多，正要甩出海竿时被一只手抓住。抓住海竿的人是路过这里的郑小玉：“干什么，淘气包？”

二乐子：“打偷鱼贼，他偷俺们家的鱼。”

郑小玉顺着二乐子手指的方向望去：“什么偷鱼贼呀，他是河东村的郝三多！”

二乐子一吐舌头说：“幸亏你来的及时，再晚三秒钟，他就上我的钩了。”

郑小玉：“哎——三多，你干什么呢？想吃鱼吱一声，还用村长亲自下河抓吗？”

郝三多：“小玉，这是谁家的鱼塘啊？”

二乐子理直气壮地说：“俺家的！”

郝三多边往岸上走边说：“你家的鱼塘就把水整这么浅哪！你们家的鱼塘鱼病了都没人管哪？你爸你妈不怕给河西村丢脸哪？”

郑小玉：“鱼病了？我看看！”她接过三多手中的鱼：“可不是吗，这腮都烂了。”

郝三多：“快给我找一张纸！”说罢掏出笔，接过小玉给他的纸，边写边说：“你们河西村就是不重视农业科技，这鱼生在你们河西村都跟着你爹遭罪。”

郑小玉：“你少埋汰我爹，我爹六十来岁的人了，能和你比吗？”

郝三多：“你别客气了，你爹老正确哪有心和我比呀，他自己觉得都快赶上克林顿了——自我感觉过于良好。”

三多写好纸条，交给二乐子：“快去乡里的技术推广站，找乔站长买这两种药，回来按说明使用。”

二乐子：“乔站长是老头还是小伙儿啊？”

郝三多：“不是老头也不是小伙儿，记住，你看哪个姑娘最漂亮，你就管她叫乔站长，准没错儿。”

郑小玉不快地白了三多一眼。三多见二乐子不走：“你快去呀，没钱哪？我先借你！”掏出50块钱交给二乐子，二乐子接过钱跑了。郝三多喊道：“哎，你想着还我钱！——阿嚏！”

郑小玉从车后座上拿出一件迷彩服递给郝三多：“快换上，别感冒了！你怎么把自己整鱼池里了呢？”

三多不好意思地笑了：“嘿嘿，让你爹老正确给吓的呗！”

4. 麦田边。（日）

老正确牵着驴正与收麦子的姑娘们说话：“晚上都到村委会去排练秧歌，今年咱们一定要把庙会办好，要办得热闹非凡、光辉灿烂，到时候我发你们一家一桶豆油、一袋白面！”

女甲：“还办庙会啊？去年的庙会都让人家河东村的科技大集给顶黄了。”

女乙：“可不是么！俺们在台上唱秧歌，台下就剩一帮孩子在看热闹，可丢死人了！”

老正确：“哎，俺家小玉呢？”

女甲：“小玉，好像……”（要指河的对岸）

女乙忙将一把镰刀塞给女甲：“好像你还不太累，快干活，多嘴！”

老正确：“什么，多嘴？”

女甲：“啊，村长，驴……”驴在吃麦子。

老正确拉起驴头，打了一个嘴巴：“你这东西，怎么走哪儿吃哪儿？你以为你是干部呢！”

5. 公路边。（日）

农用汽车旁，三多正给郑小玉看他的毕业证书。

郝三多：“其实这文凭给不给都不重要，关键是读农大函授能学到不少知识，我劝你还是赶紧报名，别总听你爹那老一套。你爹他是有毛驴不骑摩托，有了窝头给他奶油蛋糕他都不换！”

郑小玉不满地说：“你别张嘴我爹，闭嘴我爹的，我爹怎么得罪你了？”

郝三多说：“他没得罪我，就是见面就骂我，像防贼似地防着我，还打过我一酒瓶子。”

郑小玉笑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记着干啥，我爹昨天还夸你了呢！”

郝三多问：“他夸我了？夸我啥了？”

郑小玉调皮地说：“他夸你呀——离远看个头不大点儿。”

郝三多说：“那就走近看。”

郑小玉接着说：“走近看像个小老板儿，仔细一看，满肚子鬼心眼儿！”

郝三多说：“他这是夸我吗？！”

郑小玉说：“反正你尽量别和他作对，今年他还要办庙会，你们村的科技大集最好别办了，省得惹他生气！”

6. 池埂上。（日）

老正确用一个纸筒在瞭望，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女儿小玉正在和他最不喜欢的郝三多交谈。

老正确赌气地“呸”了一口，然后用纸筒猛抽毛驴的屁股。

毛驴犯了倔脾气，一个蹶子将主人踢到水沟里，然后没事儿似地自己走了。

老正确怒气大发骂道：“混账东西，你等着，看我怎么教训你！”

7. 公路边。（日）

郝三多对小玉说：“让他等着吧，我绝不能在你爹面前下软皮蛋。”小玉说：“你就不能让我爹一步吗？”郝三多拨浪着脑袋说：“不能，海可枯石可烂，科技大集还要办！”

郑小玉生气地说：“那你就看着办吧！”骑上摩托一溜烟地走了。

郝三多边追边喊：“小玉，郑小玉，你听我说，我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摩托车跑远了，他垂头丧气地走向自己的汽车，赌气地踹了汽车一脚，汽车竟然自己发动向前驶去。

郝三多追上汽车，从车窗跳进驾驶室。

8. 老正确家和郝三多家的养鸽房内。（夜）

老正确家中，满屋子的墙上挂着各种奖状。所有摆设都属于传统风格，旧式板柜上摆着老式座钟，钟两旁对称摆放一对暖瓶，暖瓶旁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各种酒瓶子。老式八仙桌上睡着一只老猫，唯一现代的标志是桌子上的那部电话。

老正确正在打电话：“喂！是郝三多家吗？我找郝三多！”

郝三多家的现代化养鸽房内，三多娘正在接电话：“三多不在家，我是他老妈，有事儿你快说，我正忙着呢！”

老正确：“我是河西村的，我姓郑！”

三多娘：“我知道，你是老正确，别人也没有你这么难听的动静。”

老正确：“啊呸！你不就是‘天不怕’么！我问你，你儿子当村长，他不好好抓生产，尽搞些科技大集什么的花花样，你不管管他吗？”

三多娘拉长声说：“哎呀我说老正确呀，你这话说得可就不正确了，他那村长归乡长管，乡长归县长管，那要是不分河东河西乱管七八管，不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了吗？”

老正确不满地说：“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你儿子他青头绿屁股的小毛孩子还没说没管了？他郝三多多个啥呀？”

三多娘：“多个啥？你把耳朵好好掏掏，听我告诉你，我儿子知识多、文化多，所以当然于是乎他本事也多。”

老正确：“你不知道他缺点是啥吗？”

三多娘：“知道，他缺媳妇儿，正准备娶你们家姑娘呢！”

老正确怒火中烧：“呸！他那是作梦娶媳妇儿——净想美事儿！我姑娘就是嫁不出去也不能嫁给你那缺火的儿子！”

三多娘毫不示弱：“你敢骂我儿子缺火？我儿子不管大小，也是我国政府的最低领导人呢！”

老正确：“我骂他了能怎么地？我告诉你‘天不怕’，你儿子不但缺火还缺心眼儿！前年他让我们村养蚂蚁，害得我们河西到处都是蚂蚁洞。今年他又鼓捣我们种枣树，搞什么嫁接，你等着秋后要是减了产，我非掰断他的干巴腿不可，我让他搞嫁接！”

三多娘冲着电话喊道：“你敢！我看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你老正确还癞蛤蟆上秤杆——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

老正确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你骂我是癞蛤蟆？”

三多娘：“对！我今几个就对不住癞蛤蟆了。你老正确多个啥呀！你就是癞蛤蟆上炕头——楞装大肚老爷子！”

9. 郑小玉家的塑料大棚内。(夜)

郝三多和郑小玉正在观察西红柿生长情况，一只癞蛤蟆跳过来。

三多玩笑地：“你家还是养癞蛤蟆专业户啊？”

郑小玉：“去你的吧！你家才养癞蛤蟆呢！”

三多：“这可叫癞蛤蟆进大棚——楞装农业技术员。”

二人大笑。

郝三多边给西红柿灌水边对小玉说：“这茬西红柿收完你就改换新品种吧！抽空儿你上乔丽娜搞的试验基地去看看，

他们引进的以色列品种亩产能达到四万斤。”

郑小玉不信地说：“四万斤？吹牛吧！”

郝三多说：“你怎么不信呢！告诉你，那泰山不是堆的，火车不是推的，科技成果不是吹的，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哎，这边的西红柿秧该授粉了！”

郑小玉：“那我明天去买激素。”

郝三多：“别再用激素了，改用蜜蜂传粉，柿子坐胎好，还能多几斤蜜。”

郑小玉：“又是新方法吧？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郝三多：“乔丽娜告诉我的。人家是农大的高材生，什么都懂。”

郑小玉：“又是乔丽娜，烦人！”

10. 老正确家。(夜)

一个酒瓶子摔在地上，粉碎。

老正确两手叉腰喘着粗气：“他娘的，这是要存心气死我呀！”

电话铃响，老正确没好气儿地抓起电话：“我告诉你老刁婆子，你别寻思我干不过你，我是不和你一般见识！我是谁呀？我和省长握过手，和县长照过相，我当村长那时候，你儿子还在腿肚子里转筋呢！……啥？你是乡政府？……是乔站长……这扯不，我还以为……啊，明天乡里要开会？好！好！我一定去！”

11. 通往乡里的公路上。(日)

老正确穿着整齐，胸前挂着劳动模范奖章，骑着毛驴走来。

郝三多开着农用车从老正确身边驶过。

郝三多将车停下，等老正确。老正确的毛驴儿赶上郝三多的汽车，老正确故意对郝三多不理不睬。

郝三多热情地说：“郑大叔，把毛驴儿放回去，坐我的车走吧！”

老正确板着脸说：“不坐，我怕你把车开翻了！”

郝三多又说：“等你那毛驴儿颠到乡里，怕是快散会了！”

老正确自信地说：“不可能，我不到他们能开会吗！”

郝三多客气地说：“那我可就先走一步了！”

郝三多开车走了，老正确驴上加鞭。

12. 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办公室内。(日)

乡农业推广站的女站长乔丽娜，正在和十几名村长研究工作。

乔丽娜说：“……咱们乡的农业科技推广情况还很不平衡，乡政府希望搞得好的村要大力帮助落后村，比如河东郝三多那儿，你们跟河西一河之隔，带动他们一块发展嘛！”

郝三多接话说：“得了吧，河西我可带不动！自从前年发生了蚂蚁事件，那郑老爷子天天坐在家骂我。今年帮他们改造枣树，我搭进去两万多元，不但没讨个好儿，那老正确还扬言说是要掰折我的小干巴腿儿……”他举起一只腿来说：“你们大伙儿看看，就我这干巴腿，扛得住他掰吗？”

众笑。

老正确满头汗水地走进办公室：“对不起，我来晚啦！”

乔丽娜站起来打招呼：“真是说曹操曹操到，郑村长快请坐吧！”

老正确环视一周，见只有郝三多身边有个空座儿，他不情愿地坐在了郝三多身旁。

乔丽娜对村长们说：“大家接着谈吧！”

老正确悄声问郝三多：“研究啥呢？”

郝三多看了一眼老正确胸前的奖章，故意说：“评先进。”

老正确一本正经地说：“大伙要没啥说，那我说几句吧！”

乔丽娜说：“好，郑村长说吧！”

老正确从怀里掏出两张纸，清了清嗓子念道：“改革开放二十年，河西村是旧貌换新颜，人有精神地增产，家家粮食堆成了山。俺河西村村民委员会更是人合心、马合套，大步迈向康庄道……”

郝三多憋不住要笑，起身逃出会堂。众村长莫名其妙，有一位村长忍不住插话说：“郑村长，你这是说啥呢？”

老正确说：“不是要评先进吗？”众大笑。

13. 河东村街上。（日）

村民们正在准备农业科技大集。

有的在搭排楼，有的在写标语“兴邦之际在教育，强国之策在科技”“科技是富民强国之路”。

乔丽娜推着自行车边走边看，在一大群人围着的村委会门前，乔丽娜停下自行车挤进人群。

郝三多怀抱一支大笔，光着脚丫子，在一块大红布上写大字条幅“河东农业科技大……”

“集”字还没有写出来，听到有人喊：“停！”

郝三多停住笔，发现喊“停”的是乔丽娜，忙抱拳说：“哟，是乔大站长大驾光临，下官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乔丽娜笑着说：“你少跟我作戏，说正经的，我建议你们把这个农业科技大集改成农民科技节。”

郝三多：“啥？办科技节？我的站长大人哪，办这么个大集都可能把我累吐血，你还让我改成节？”

乔丽娜说：“你不是傻子放火不怕大吗？”

郝三多：“不过火要是放得太大了，就怕把我烤化了！”他边穿鞋边对旁边人吩咐：“看着点，别让小孩子给踩了！”

郝三多拉起乔丽娜挤出人群：“说说看，这大集和节有什么不同。”

乔丽娜打开自行车锁：“关于科技节的事我是这么想的，反正你也是铺排一回，还要得罪河西的未来老丈人……”

郝三多：“你别提他，提他我腿肚子抽筋儿。”

乔丽娜笑着说：“活该你抽筋，没见过连老丈人都敢捉弄的姑爷子。”

郝三多说：“可别提前天的事儿了，你快说科技节怎么个搞法？”

乔丽娜说：“依我看你打墙也是动土，倒不如就把文章往大了做，多请一些农业专家，来他个百名专家讲科技，千户农民学技术……”

郝三多接上说：“万亩良田创效益。”

乔丽娜：“更重要的通过农民科技节，推广科技成果引进投资项目！”

郝三多兴奋起来：“哎呀呀，我的乔老师，你可真是大手笔，高！高！实在是高！”

乔丽娜：“你先别说高不高，摸摸你自己的腰包，有没有钱往出掏？”

郝三多信心十足地说：“经费不是大问题！”

乔丽娜：“可别吹牛，到时候掉链子丢人现眼的可是你郝村长！”

郝三多拍着胸脯说：“不掉链子，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办好这个科技节。”

14. 河西村村委会门前。（日）

村民们在搭戏台，戏台上挂着“河西村庙会”横幅。

一帮孩子正在编花腿儿、唱儿歌：“一座座青山，一条条河，一对对鸭子，一对对鹅，千年的小河流成了路，百年的小路走成了河……”

老正确牵着驴从村头走来。二乐子身背小号跟在老正确身边。

老正确问：“二乐子，我让你们练的鼓乐给我练了没有？”

二乐子叫苦地说：“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做不完呢，哪有空儿练那玩艺儿！”

老正确说：“明天我去找你们校长，告诉他这几天不要给你们留作业了。”

二乐子高兴地说：“那敢情好了，只要没作业，我保证给你练好！”

来到戏台前，老正确招呼孩子们：“来来，孩子们，唱一遍我给你们编的词儿，完后我一人发给你们一包泡泡糖。二乐子，你带个头儿！”

二乐子喊：“预备——开始！”

孩子们长短不齐地念道：“春风吹，红旗飘，河西的生活

步步高。粮满仓，猪满圈，家家户户吃白面；庆丰收，赶庙会，谁不赶会谁不对……”

郑小玉骑着摩托车来到现场：“爹，你编的这词儿也太那个了……”

老正确：“太哪个了？这叫歌颂大好形势！我当了三四十年的村干部还不比你明白？对了，你替我找一下会计，让他每户再齐五十块钱。”

小玉说：“又向村民齐钱！”

老正确：“不是请剧团吗！看三天大戏交五十元还多吗？”

郑小玉：“县剧团来不了啦。人家接到县委指示，要到河东科技节去演出！”

老正确一听河东就气不打一处来：“呸！又是河东，又是他妈郝三多搞鬼！你告诉那个臭小子，从今别让我再见到他，当心我掰折他的腿！”

郑小玉不满地顶撞一句：“人家愿不愿意你还两说呢！”骑上摩托走了。

老正确：“你说什么？”

众孩子齐说：“人多话少，听不着拉倒！”

老正确气愤地喊道：“去去去，都给我滚蛋！”

那头驴放声大叫，好像在嘲笑老正确。

老正确要打驴，驴摆好了姿势要踢主人，老正确无奈作罢。

15. 河西村村头。（傍晚）

郝三多开着农用车来到河西村村头。

二乐子正领着一帮孩子练鼓乐，吹奏“春天的故事”。

郝三多停下车，招手叫过来二乐子：“二乐子，你小姑——郑小玉在哪儿？”

二乐子说：“在俺家，假装领大伙排练节目，其实是研究枣树嫁接呢。”

郝三多说：“好啊，我去看看她！”欲走。

二乐子叫住郝三多：“哎，三多叔，你最好悄悄地进村，开车地不要，别叫老爷子看见你！”

郝三多笑着拍了拍二乐子的头：“这鬼小子，谢谢你！”然后向村里走去。

16. 二乐子家果园内。（傍晚）

郑小玉正在向青年们介绍梨枣栽培技术，树上挂着郝三多关于梨枣生长状态的绘图。郑小玉说：“……把这种木枣改接成梨枣，前期投入是高了一点儿，可是大伙算算账，现在市面上一斤普通干枣最多卖两块钱，可人家河东的梨枣，批发就卖两块钱一斤，哪多哪少呢？”

众议论。

17. 河西村路边果园内。（傍晚）

老正确正在给果树培土，他无意中发现郝三多从村头走来，故意咳嗽了两声：“那是谁呀，是乡里的领导还是县里的干部啊？”

郝三多无奈停步：“是我，郝三多！大叔忙啥呢？”

老正确指桑骂槐地：“忙啥？忙着打蚂蚁呢，这败家玩意儿！郝村长上俺们河西村干啥来了？”

郝三多自嘲地说：“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

老正确警惕地问：“是来找小玉的吧？”

郝三多随机应变：“不，我是来和大叔您商量点事儿。”

老正确说：“有事儿快说，我正忙着呢！”

郝三多递烟：“大叔，您抽烟！”

老正确阴阳怪气地说：“不抽，我怕中毒！”

郝三多鼓起勇气说：“大叔，过几天我们河东搞农民科技节，周围不少村子都要参加，还报了招商项目……”

“谁爱参加谁参加，我不参加！”老正确不等三多说完就封上了门儿。

郝三多还要解释：“咱们河东河西一河之隔……”

老正确打断了郝三多的话：“你是你，我是我，鸭子不和鸡合伙，你要就为这事儿，咱免谈！”

郝三多强陪笑脸：“大叔，你让我把话说完。你们村老品种枣树挺多，如果把木枣全部搞成梨枣，再把河边那八十多亩河滩地开发成密植枣园，用不了二年……”

老正确突然抬头说了一句：“哎，那边有条狗好像在抓耗子呢！”

郝三多回头看去，根本没有狗，他气不打一处来，回敬了一句：“狗抓耗子，问题出在猫身上，该它管的事儿它不管！”说完转身便走。

老正确补了一句：“哎哎，回河东往那边走！”

郝三多差点撞在一棵树上，他自己骂自己说：“我这是吃饱了撑的！”

18. 河东村街面。（日）

村民们热火朝天地准备着他们自己的科技节。什么“科学养猪咨询处”、“淡水养鱼咨询处”、“大棚技术问答中心”

等标识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郝三多边检查准备情况边打手机：“……农学院大力支持，百名专家名单已经列出来了……太好了！明天我过去逐个圈阅……没问题！”他一抬头看见一处写有“青年饲料销售处”的牌子，对着手机喊：“哎！一会儿再打，这又有问题了……”他关掉手机对一女青年：“不是告诉你改名吗！怎么还不改？什么叫青年饲料啊，你们家的饲料是喂猪的还是喂青年的？”

女青年：“那怎么改呀？”

郝三多：“就叫希望饲料厂吧！”他向前走去，突然在地上发现一个碎纸片做的“单立人”贴纸的偏旁部首，当他抬头看眼前的横幅时扑哧一下笑了，原来那横幅上写的是“农机配牛服务站”。

郝三多对一名男青年说：“行啊，兄弟，能耐不小啊！你这科技成果挺惊人啊！这用农机配牛，下出来的是啥呢？是小四轮还是小手扶啊？”

男青年：“谁配牛啊，俺这是配件！”

郝三多：“你来看看，你们家没立人就算件呀！”

男青年也笑了：“嘿嘿，单立人刮掉了。”

郝三多将“单立人”递给男青年：“整明白点儿啊，别让人家看咱们河东没文化。”

“嘟嘟嘟！”郝三多的呼机响了。他按汉显，一行字是：“已到花开日，单等蜜蜂来。”

郝三多看完传呼笑了笑，小声对男青年说：“我说哥们儿，跟你商量点事儿，把你们家的蜜蜂借给我两箱。”

男青年调皮地说：“不借，我还留着配牛呢！”

郝三多：“少胡扯，过几天我就还你。”

男青年神秘地问：“哎，村长，借蜜蜂是不是要给河西村授粉去呀？”

郝三多打了他一拳说：“闭严你的臭嘴，上次你玩扑克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媳妇呢！”

19. 老正确家。（傍晚）

老正确正扒拉着算盘子在算账。

箱子上的呼机响起。

老正确向外面看了看，女儿小玉正在院子里洗头。

老正确拿起呼机，又听又吹摆弄了半天，上面显示出一行字：“今晚月牙弯，送货到河边。”老正确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这是他妈特务接头吧！”然后不动声色地把呼机放回了原处。

20. 村外小河边。（夜）

蛙鼓声声，芦花摇曳，一弯新月映在波光粼粼的小河上。

河东郝三多伏在一只小船上学了三声野鸭叫。

河西郑小玉回了三声布谷叫。

音乐起，郝三多撑着一只小船，载着两箱蜜蜂向河西驶来。

一支优美清新的男女声二重唱在弯弯的小河上飘荡。

《让我们共度好时光》

男：晚风轻轻飘来了花香，  
小船悠悠摇碎了月光，  
趁着夜色给了我胆量，

借着一对翅膀飞进你的梦乡。

合：啊……

青山高，绿水长，  
让我们共度好时光，  
知心的人儿在一起，  
拥抱着甜蜜和希望。

女：晚风轻轻飘来了花香，  
小船儿悠悠摇碎了月光，  
花开时节蜂儿来了，  
相约今宵我们共同歌唱。

合：啊……

唱山高，唱水长，  
唱我们共度好时光，  
知心的人儿挽起手，  
拥抱明天鲜红的太阳。

歌声中闪回郝三多和郑小玉相处相爱的一组组镜头。

【闪回一】小玉在三多家中听三多讲果树嫁接，三多画出了梨枣生长各阶段的状态图，无意中拿出的一张图，上面画的竟然是小玉的肖像。小玉夺过了肖像揉成团扔了。

小玉走后，三多在修复小玉的肖像。

【闪回二】在果园里，三多和小玉在给果树嫁接。

三多用塑料将嫁接处包好，让小玉用塑料绳子捆绑，结果小玉将三多的手也绑在了树上。三多往出拉手，用力过猛跌坐在地。小玉笑着拉三多，结果拽掉了三多的两只袖子，好好的制服变成了坎肩儿。

【闪回三】晨光中，郑小玉正在汗流浹背地割麦子，她直起腰身望着一片起伏的麦浪皱起了眉头。当她又弯下腰继续劳作时，听到了马达的轰鸣声。

郑小玉再一次抬起头，看到郝三多开着收割机来帮她收割。

郝三多跳下车来，将一条毛巾递给小玉，他憨厚地笑着，那笑脸在小玉的眼里渐渐模糊。

【闪回四】养鸡场内，郑小玉手拎着两只死鸡看着眼前一群无精打采的病鸡正不知如何是好。

郝三多背着药箱来了。

三多和小玉给病鸡滴药。

【闪回五】在象征着创业和富有的曹家大院内，郝三多和郑小玉在参观。

趁小玉不注意，三多将一条珍珠项链悄悄地丢在脚下，然后让郑小玉拾起，郑小玉拾起项链要交给保卫人员。三多无奈才说明项链是他故意扔在地上的，其实是想送给小玉。郑小玉哭笑不得地接受了她的好意。

【闪回六】塑料大棚内，三多送小玉几本科技书。小玉发现书中夹了一条纱巾，要还给三多，三多趁势拉住了小玉的手，这时一个酒瓶子飞来，正打在三多的肩上，三多回头看去是老正确愤怒的脸。

三多一阵眩晕倒在地上。【闪回完】

21. 河西村村头。(夜)

醉醺醺的老正确，一手拎着马灯，一手拉着二乐子向村外走来。二乐子身上背着小号，他极不情愿地哀求说：“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你放了我吧！”

老正确固执地说：“不行，你肯定知道他们在哪儿！”

22. 河边树丛中。(夜)

三多和小玉从船上卸下了蜂箱。

三多说：“一个大棚里放一箱就行。”

小玉说：“三多，谢谢你！”

三多说：“看你，跟我还客气啥，有事儿你尽管吱声！”

小玉坐在蜂箱上望着夜空轻声地说：“今晚的星星真好看。”

三多附和着说：“是啊，今晚的星星真亮啊！”

沉默了片刻，小玉又说：“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三多说：“想说呀……今晚的星星是挺亮！”

小玉赌气地站起身说：“要没有别的事儿，你就上船回去吧！”

三多说：“不，我还有事儿要和你说。”小玉期待地重新坐下。

三多说：“小玉，你们这片河滩地要是能开发出来，搞他一个高科技的枣园，亩产最少也能达到三千斤。”

小玉失望地埋下头说：“你该走了。”

23. 河边小路上。(夜)

老正确拉着二乐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

二乐子说：“咱们歇一会儿吧！”

老正确说：“呸！咱们歇着，那坏人能歇着吗？”

二乐子说：“我是怕你累！”

老正确：“我才不累呢！当年在太行山打鬼子的时候……”

二乐子接话说：“你给皇军带过路？”

老正确：“呸！那时候我还吃奶呢！是我爹给八路军送过鸡毛信，那日本人的子弹嗖嗖地飞，打得石头直冒火星子。”

二乐子说：“你爹一看不好，就把鸡毛信藏到羊尾巴底下了……”

老正确：“正在最危急的时刻……你听，好像有动静！”

二乐子机智地接茬儿说：“对！这时候就听山腰里响起了冲锋号！”他顺势举起了小号吹了起来，清亮的号音响彻夜空。

老正确着急地喊道：“别吹号！别吹号！你他妈给坏人通风报信呢？”

24. 河边。(夜)

听到号声，郑小玉忙将郝三多推上船，说了声：“三多，你快走！”然后用力将船推离了岸边。

号声停了，只听老正确气愤地大叫：“二乐子！小兔崽子！你跑哪儿去了？”

此时，二乐子找到郑小玉，他不由分说拉起小玉就跑。

老正确边骂边追：“站住，你们给我站住！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他绊倒在蜂箱子上。

老正确从地上坐起来，用马灯照着蜂箱：“嗯！这是什么玩意儿？”他打开箱盖自语道：“是蜂子，俺们河西也没有养蜂的啊！”

受了惊吓的蜜蜂，成群地向老正确扑来。

老正确：“啊呸，啊呸！”他扑打着蜂子，可是却越打越多，蜇得他抱头而逃。

25. 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办公室内。（日）

乔丽娜熟练地用电脑打出将要邀请参加河东村农民科技节的专家名单。

郝三多拿起名单边看边说：“这些农业科技专家，一人给五百元劳务费，怎么样？”

乔丽娜：“这些专家教授都是周县长出面邀请的，可没说给报酬。”

郝三多：“不给报酬可不行，市场经济更得尊重知识、尊重专家！”

乔丽娜：“那你这钱打算从哪里出呢？”

郝三多说：“不能再从村委会出了，筹备这次科技节已经出不少钱了。”

乔丽娜：“其实，你可以让村民们凑点钱，办科技节不是家家户户都受益嘛！”

郝三多摇头说：“那可不行，当干部的总和老百姓要钱，日久天长把威信就要没了。你的信箱借我用一下吧！”

乔丽娜：“干啥？要在网上求助？”

郝三多操作电脑：“对，我就说本人其貌不扬，且家境贫寒，找不着对象，活得太难，向社会贤达请求支援。”

乔丽娜笑着说：“行！说不定就有大脑进水或者短路的，赞助你个三头二百的。”她看了一眼三多将要发出的信息，原来是：“本人家有美国肉鸽五千只，因急需用钱，低价转让。”

乔丽娜吃惊地叫道：“啥？你要卖掉你们家的鸽子？”

郝三多说：“解燃眉之急，流血大牺牲！”

乔丽娜：“你老妈不和你拼命才怪呢！”

郝三多说：“大不了我给他磕头下跪呗！”

郝三多的呼机响起。

乔丽娜说：“郑小玉查岗呢！”

郝三多：“没办法，借电话用用！”拨打电话：“喂，是我，在乔站长这儿……”

电话里郑小玉声音：“三多，不好了，我爹让蜜蜂蜇得脸全肿了，他躺在炕上不住嘴地骂你呢！”

郝三多说：“他骂我没关系，不过你劝劝他一定让他骂一阵歇一会儿，别累坏了身子骨。”

郑小玉声音：“三多，你能来一趟看看我爹吗？”

三多：“我这正忙着呢！”

郑小玉声音：“那好吧，你就在乔站长那忙吧！”

三多：“喂！喂！”尴尬地放下电话说了句：“真没道理。”

乔丽娜宽容地笑着说：“你快别拉硬啦，赶紧去负荆请罪吧，把后院的火灭了，也免得让我替你背黑锅。”

郝三多：“真没办法，我就打怵见老正确！”

乔丽娜：“你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三多笑道：“是虎女，要是虎子我就更不去了！”

26. 郑小玉家中。（日）

老正确半躺在行李上，头上包着毛巾，脸上涂着黑药膏，哼哟嘿哟地叫着。

郑小玉端着半碗药小心地说：“爹，你喝药吧，是解毒的！”

老正确没好气地说：“我不喝，告诉你小玉，你要是再和那个混蛋郝三多来往，我就没有你这个爹！”

郑小玉：“啥？咱俩谁是爹呀？”

老正确改口说：“你不听话，就别再管我叫爹！”

郑小玉不满地说：“人家郝三多帮着咱们村搞科技有啥不对的？”

老正确说：“他对个屁！他让咱村养蚂蚁……”说着话，他从腿上抓起了一只蚂蚁：“你看，

你看，到现在还没治绝根儿呢！”

小玉不服地说：“那不都怪你呀！不按科学方法养殖，非要分到各家各户去散养，结果爬得哪儿都是！”

老正确蛮横地说：“好，好，你向着郝三多说话就别管我叫爹！”

郑小玉一时火起：“叫不叫爹的咱们再商量，不过我也告诉你，我和郝三多学农业技术，根本就没有别的关系，用不着你又盯梢儿、又抓贼的！以后要再这样，你就不是我爹！”小玉一赌气走了。

老正确被女儿噎得半天才缓过气儿来，“呸”了一口。

27. 公路上。（日）

郝三多驾着农用车驶进河西村。

28. 郑小玉家门外。（日）

郝三多拎着水果、营养品来到郑家门前，他停住脚步做了两次深呼吸，然后故意咳嗽一声。听了听屋内没反应，又大声咳嗽一次，屋内还是没动静。三多高兴地说：“家里没人，太好了，我回去了。”

他转身刚要走，忽听屋里大喊一声：“站住！”

三多吓了一跳，回过身来，见老正确虎着脸，站在门口，郝三多跌坐在台阶上。

29. 老正确房中。（日）

郝三多拎着礼品跟着老正确乖乖地走进屋内。

老正确端坐在八仙桌旁，一指地上的小板凳，说了声：“坐下！”

郝三多坐在了小板凳上，低着头像犯人一样。

老正确点着了一支烟逼视着郝三多说：“郝三多，你来了？”

三多喏喏地说：“是小玉让我来看看你。”

老正确说：“你胡扯，俺们小玉说，她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三多语无伦次地说：“是，是没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老正确一板一眼地说：“你小子听好了！”

三多说：“是，您好好说。”

老正确说：“咱们河东河西两个村，自古通商不通婚！”

三多说：“我听说过，因为在民国年间闹过边界纠纷。”

老正确：“不光是过去，多少年了，你们河东一直跟我们河西过不去，就说你妈‘天不怕’吧，打合作化到土地承包她从来没服过我，当然，我也没服过她。不过，这是我们这辈儿人的事儿，和你们小孩子没关系。”

三多接话说：“我今年二十九属黄狗，河东村现任村委会主任。”

老正确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上任还不到二年，看在你大小也是个村干部的份上，我不为难你。你只要不打俺家小玉的主意，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郝三多说：“那怎么可能呢……”

老正确反问说：“怎么不可能呢？”

郝三多说：“小玉跟我学农业技术，进步挺大的，万一你将来要没了”……

老正确不满地：“什么？”

郝三多忙改口说：“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能老当村领导是不，我估计今年改选你就该让贤了是不……”他说着说着已经忘记了害怕，下意识地坐在了老正确的对面，接着说：“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你不能不考虑是不？你们河西村虽然……”

老正确岂能容得郝三多和他平起平坐，不等三多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指着小板凳说：“你坐那边去！没大没小没规矩！”三多顺从地答应了一声坐回原处。

老正确接着说：“俺们河西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操心！你小子要是真对小玉没坏心，今几个就给我写个保证书完事儿，你该干啥干啥去！”

郝三多两眼直直地看着老正确没有回答。